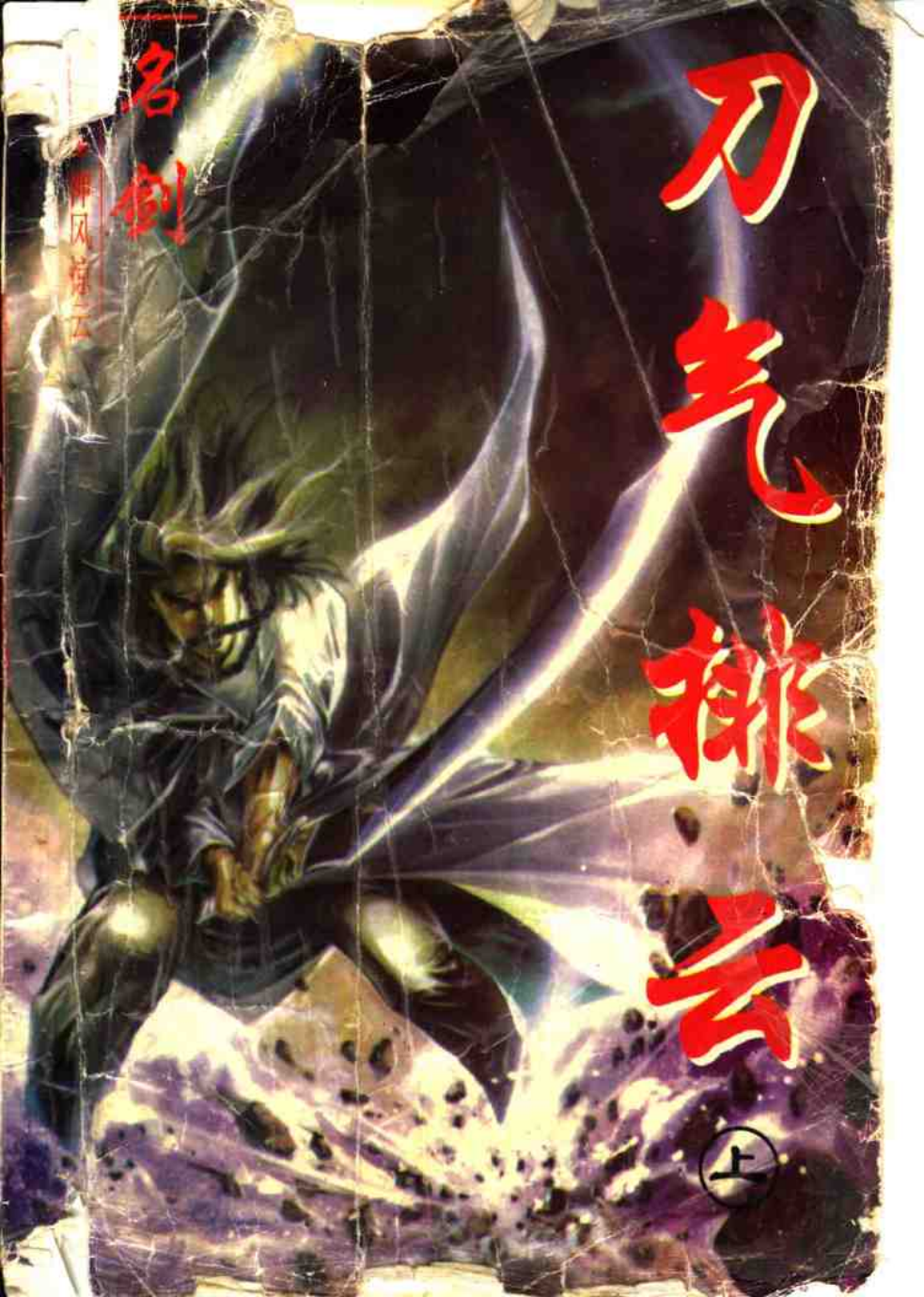


刀氣排云

上

名劍

風雨歸來



《神风惊云》之二

刀气排云

作者·名剑

神风惊云之二

刀气排云

名剑 著

责任编辑 包晓泉

封面设计 张 峰

出 版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发 行 广西民族出版社

印 刷 广西民族印刷厂

开 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:147 千字:2900

版 次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10000 套

ISBN 7—5363—3274—2/I·864

卷二定价:27 元(上、下)

(全套七卷共十五册,定价:204 元)

作者简介

九十年代中期，武侠小说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，在此之际，名剑、黄易异峰突起，俨然带起一股新武侠小说的潮流。黄易小说构思宏大慎密，情节妙想天开；而名剑小说则以气势磅礴魔幻离奇著称。二人小说风格各异，但他们都以各自独特的震撼性方式和风格，征服了所有的武侠爱好者，二人小说一出台，立受读者追捧，市场上掀起了销售浪潮，武侠小说走出低迷，再受青睐。行内人士盛赞：又诞生了两位侠坛巨星。热爱此道的读者倍感快慰，又有两位大师的作品来点缀我们多彩的人生。

时：乐山水灾五年后
景：杭州·西湖·断桥
人：阿黑、阿铁、她

假如，她还没有死去的话，算起来，今年该有一千一百岁了。

她与一般贤娴淑德的女子没有两样，惟一不同的是

她不是人。

她，姓白，名素贞，是一条在杭州西湖底下修炼了千年的白蛇。

她还另有一个妹妹。

一条修炼了五百年的青蛇，叫作——小青。

两条蛇情如姐妹，一直不问世事，与世无争，可是……

忽然有一天，白蛇素贞厌倦了妖精那种枯燥乏味的修炼生涯，她动了凡心。

她摇身幻变为——一绝艳美女，矢志要找一个好男人以托终生；而小青因要追随姐姐，也变作一俏丽少女，伴她一起找寻有情郎去。

终于，二人在杭州西湖畔邂逅了父母双亡、寄居亲友篱下、受尽白眼的翩翩美少年——许仙！

一个纯真的初生之犊，与一条拥有千年道行的白蛇，旋即一见钟情，火热缠绵；这只痴心蛇妖，还帮助许仙开了一间药铺，令他跃升小老板，不用再受亲友讪笑。

小青一看皆在冷眼旁观，并劝她别太觉迷，然而为了他，白素贞无视一切！

她爱他，理所当然地全部付出，她要把他一手提携！

一人一蛇本可相安无事继续下去，可惜……

一日，一个号称“法海”的高僧路过许宅，硬指白素贞是妖物，并游说许仙助其伏妖。

许仙半信半疑，向白素贞多番探问，始终渺无头绪。

到后来，法海坚决不容妖凡相恋，把许仙掳往镇江金山寺。

金山寺地形险峻，白素贞知悉后当场大急，便偕小青一起往救许仙，其间当然遇上不少阻挠，险死还生，且还诞下一子——许仕林。

最后，白素贞把持心中无坚不摧的爱，排除万难，救出许仙。

满以为可再与许仙相宿相栖，谁料就在她与小青、许仙归家途中，脑后突遭重击，她大惊回首，只见击头之物赫然是集天地灵气而成的法器孟钵，而手持孟钵的人，竟是她拼死相救的——

许仙！

与此同时，法海亦蓦地现身，原来他早在金山寺内已说服了许仙，许仙亦感妖凡难以久恋，竟忘恩负义地接受法海给他的孟钵，依计偷袭素贞。

素贞简直不敢相信，而且为救许仙，与小青已耗掉不少真元，遂一把推开小青，让她逃走，而她自己最终亦为孟钵所收，更被法海囚于雷峰塔下。

此事以后，许仙当然得回由白素贞所生的儿子许仕林，并续弦再娶，继续繁殖后代，开枝散叶。

至于法海，为防走脱的小青会赴雷峰塔营救白蛇，遂以其法力于塔底下封印，好让白素贞生生世世在雷峰塔下，永不超生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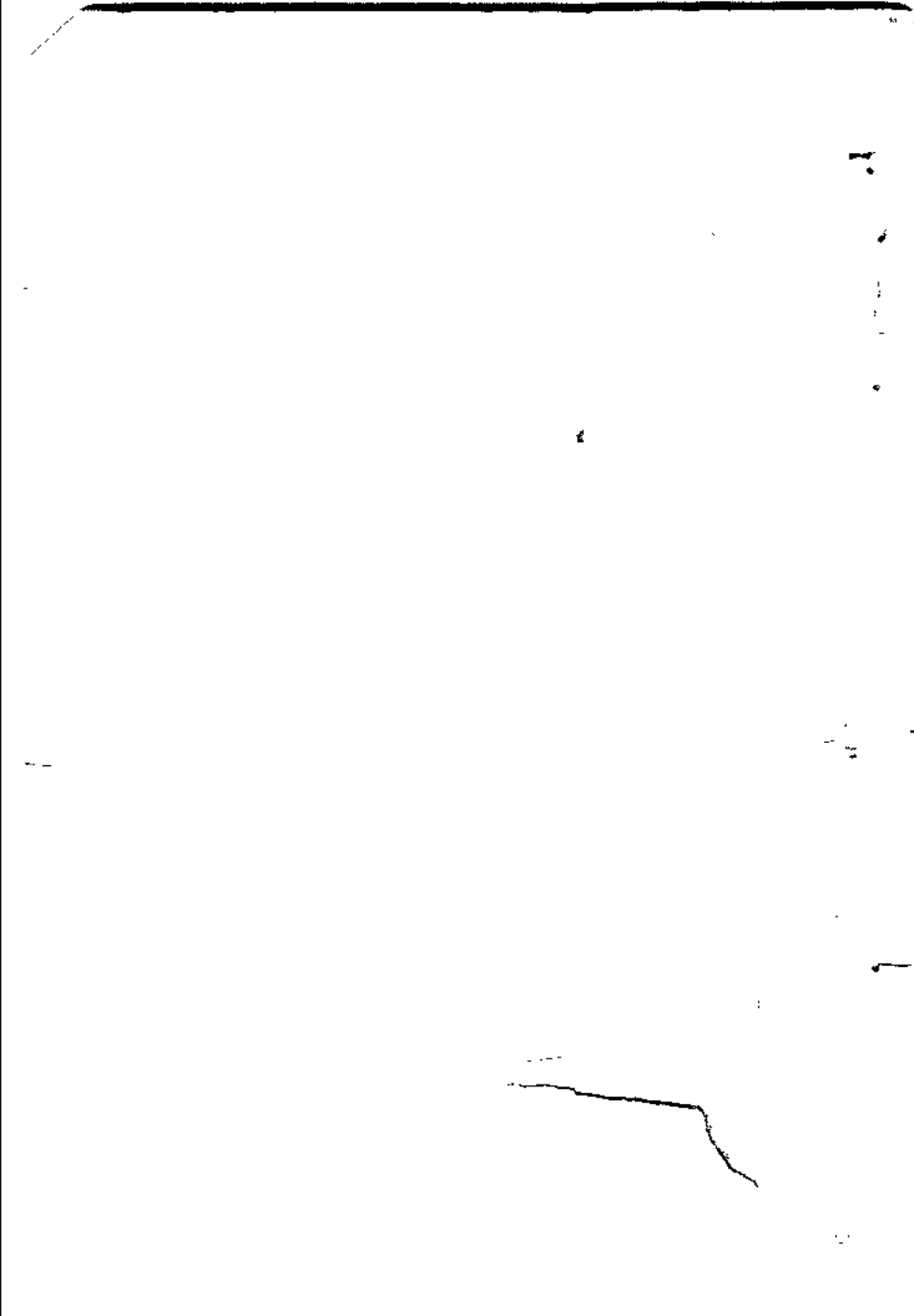
雷峰塔，遂成了一个永恒而凄美的墓碑，活埋着一只为情粉身碎骨、身死心死的蛇妖——

白素贞！

而这传说，至此已流传……

假如此

不是真的



“这传说，至此已流传一百年。”

坐在茶室内的许伯轻轻呷了一口茉莉花茶，慢条斯理的孩子们道。

这是一个甚为简陋的茶室，位子杭州西湖之畔，而许伯，正是茶室的老板。

许伯已经很老，一头白发不知于何时已脱个精光，光秃秃的，模样看来也有七十多岁了。由于上了年纪，又无家人、子嗣，惟有雇了一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回来帮手。

担子顿时减轻了，生活也过得蛮写意，便有余暇为居于此地的孩子说故事呢！

就像此刻，在茶室驻脚歇息的除了三数个商旅外，还有一群约莫八、九岁左右的村童，正团团围着许伯，洗耳恭听他今日所说的故事。

这些日子以来，许伯已为孩子们说了不少故事，例如释迦牟尼如何在菩提树下得道、孟母三迁、甚至在背上刻着精忠报国的岳飞，林林总总，听得孩子们眉飞色舞。

不过，这些故事似乎都不及今天这个吸引，因为许伯今天所说的故事，竟是发生在孩子们所居的西湖，这个故事，正是——

白蛇的故事。

“什么？”其中一个小孩听罢整个故事后，突然诧异的问：

“许伯，这个传说……至此仅流传了一百年？那岂非是不远以前的事吗？”

这孩子唤作“小国”，小小年纪已生得粗眉大眼，一脸纯真、憨直。

许伯侃侃而道：

“不错，其实算起来，大概是发生在你们曾祖父那个年代。”

另外一个小女孩也插嘴道：

“是啊！我也记起来了！爷爷也曾把这传说告诉我，他说，是他的爹告诉他的。”

“这不正好与许伯所说的不谋而合吗？哈！”小国兴奋的笑。

小女孩忽又紧蹙双眉，道：

“或许……是吧？不过，我爷爷说的故事，似乎和许伯的有少许不同……”

“什么不同？”其余村童也大感好奇的问。

“爷爷说，白素贞是被法海以盂钵所收，并不是给许仙偷袭的！”

孩子们乍听之下，纷纷回头看看许伯，小国更率先发问：

“许伯，为什么你说的会完全不同的？”

许伯慈和地笑了笑，道：

“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，经过一百年的广散、流传，当然会与原来的故事有所出入，甚至会有不同版本，并不稀奇啊！”

小国又睁着大眼睛，极感兴趣地追问：

“那，许伯，你还知道什么版本？”

“还有一个，也许，亦是最易引人入胜的一个……”许伯悠悠道。

孩子们听到这里，全都屏息静气，等待他说下去。

许伯故意压底嗓子，神秘兮兮的道：

“据说，这个传说并不是传说，而白素贞这条白蛇，也不是真正的妖精，她其实是假的……”

“啊！”孩子不约而同的高呼一声，小国连忙问：

“许伯，既然白素贞不是妖精，那……她到底是何方神圣？”

许伯淡淡一笑，答：

“她真正的身份，本来是一百年前的一个……”

语声未歇，蓦听一个声音凶巴巴的喝道：

“嘿，老鬼，你又在骗小孩子了！”

此语一出，众孩子不禁全往后望，但见说话的是一名彪形大汉，身后跟着三名手下。

此彪形大汉唤作“黎鹏”，是西湖这带的土豪恶霸，专欺负此地的老弱妇孺，榨取他们的血汗钱；至于对其他男子，他则不敢冒犯，因怕他们会群起而攻之。

如今这个欺善怕恶的黎鹏，当然是看上许伯这个看逾古稀的老人了。他一脚踩在凳子上，交抱双手，歪着眼角、趾高气扬地道：

“许老鬼，你雅兴倒真不浅，居然会为孩子说故事呢！瞧你心情相当不错，今日想必赚了不少，爽快些！把银子交出来吧！”说着摊开手掌，送至许伯眼前。

光天化日，真是明抢呢！不过此时茶室内的仅得这群孩子，还有三数个商旅和许伯的一个十六岁伙计；孩子们固然无力相帮，那小伙子也慑于黎鹏之威，至于那三数个商旅更是事不关己，已不劳心了。

许伯苦笑了一下，惟有把今日赚得的银子奉上。

黎鹏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勃然道：

“混账！怎么只有这样少？”

说罢大掌一挥，狠狠抽了许伯一记耳光，当场把他抽倒在地上，连牙也脱落不少。

许伯满嘴牙血，道：

“黎大爷，小铺今日真的是赚得这些了，请你高抬贵手吧！”

黎鹏一把揪着他的衣襟，怒骂：

“死老鬼还装蒜？待老子好好给你一点颜色！”

一边说一边又欲挥掌再掴，岂料孩子中的小国再也看不过眼，奔上前一脚踢在黎鹏屁股上痛叱道：

“你这无赖专打老弱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快放手啊！”

黎鹏屁股被踢，霎是怒不可遏，一手抽出插于腰间的粗木棒，暴喝：

“小鬼头活得不耐烦了，待老子在你头上开花！”暴喝之间已挥棒砸向小国头颅。

小国根本不懂闪避，眼看即将要给木棒砸个头破血流之际，倏地——

一条人影闪电抢前，一手扣着黎鹏握棒之手，木棒立时在小国顶上数寸停止了。

这只紧扣黎鹏的手，是一只坚如精铁的手。

这只坚如精铁的手，属于一个比铁还要坚定的人。

但见出手相救小国的人，竟是一个年纪十九、身材十分魁梧的青年。

这青年浓眉深目，背着一个草筐；虽然身披粗布衫，但仍掩不住满脸英挺不拔之气，整个人看来轩昂伟岸，异常独特。

孩子们甫一见他，登时面泛喜色，小国更是喜孜孜的大嚷：

“阿铁哥哥！”

□

阿铁？

这个叫作阿铁的青年仅向小国浅浅一笑，并没说话，跟着发力甩开黎鹏的手，黎鹏独是冥顽不灵，轻蔑的道：

“臭小子！你凭什么来管本大爷的事！”

说着向身后三名手下使个眼色，一千人等遽然发难，纷

一挥棒朝阿铁攻去。

凭什么？只凭一双铁铸一般的拳头！

“蓬蓬蓬蓬”四声，棒未至，阿铁的拳头已先击在黎鹏四人胸腹之上，当场把他们轰个东歪西倒，搜刮许伯的银子亦洒了一地，狼狈非常。

好一条铁铮铮的男儿，不愧人如其名！

黎鹏心知不妙，慌忙像狗一般爬了起来，咬牙切齿道：

“臭小子！老子总有一日会报复，走着瞧！”言毕立与三名手下悻悻然鼠窜而逃。

阿铁虽是一介村夫，不懂武艺，然而天生神力，单靠一双铁拳为村民对付这些流氓辈，还是绰绰有余。

他随即上前扶起许伯，这才张口说话，问：

“许伯，你可有受伤？”

许伯抹了抹嘴角的牙血，苦笑道：

“仅是打掉数只大牙而已，唉，人老了真不中用！否则便不用被那姓黎的欺负！”

此时身旁那个一直在听故事的小女孩道：

“许伯，谁说你不中用呢？你每天也为我们说动听的故事呀！就像今天说的那个什么……白蛇的传说，更是精采呢！”

阿铁也看了看许伯，淡淡笑道：

“不错，许伯，自十四岁开始我便听你讲故事，单是这个白蛇传说，你每年也有不同版本，最后连我也感到迷惑了……”

“阿铁，想不到你记性倒好，看来老头子死后，这套说故事的本领，你一定是惟一传人了。”许伯莞尔一笑。

阿铁眉头轻皱，道：

“许伯，别尽说不祥话，你老人家定会会长命百岁。”

小国一直都在帮许伯捡拾掉在地上的银子，此刻也不

禁附和道：

“是啊！许伯一定会长命百岁，就像龟那样长命的！”

“龟”字一出，村童们全都笑了起来，连许伯这个被叫作龟的老人，也忍俊不禁。

小国独不知自己失言，还傻憨的问：

“喂！你们笑些什么？许伯，怎么连你也为老不尊，笑得这样难看？”

孩子们笑得更厉害了，就在他门哄笑之际，倏地，所有孩子的笑声顿止。

因为，他们骤然瞥见了一个人正背着草筐，默默的向这边走来。

那是一个他们十分害怕的人，也是一个与阿铁长得一模一样的人——

阿黑！



五年前在杭州西湖之北，先后有两名不明来路的少年在流浪，他们俩早已失去记忆，记不起自己是谁，也记不起从何处来。

二人不但同样失忆，还有一点是相同的，就是他们的容貌。

两个少年居然长得一模一样，仿如一双孪生兄弟一样。

阿黑最先流浪至西湖，后来在街头偶遇后至的阿铁。

二人当场一愣，双方虽记不起自己是谁，然而眼见对方那张相同的脸，均心知彼此身世定有一段紧密的渊源。

而在西湖一带的人，大都推测这两个少年多是孪生兄弟，可能因为家庭惨变导致失忆，且又与家人失散才辗转先后流落杭州。

阿黑与阿铁相遇后便相依为命，他因他当年一身黑衣而叫作“阿黑”，他因他铁一般的眼神而叫作“阿铁”。

二人举目无亲，流浪街头，无分谁兄谁弟；不过阿黑性格沉默，阿铁则较阿黑稳重，故这段期间他一直以哥哥身分照顾阿黑。据说有一次，二人饿得有气无力，阿铁为了阿黑，竟然冒险抢了某富户恶犬的狗饭给阿黑吃……

在饥寒交迫之下，阿黑冷眼看着阿铁满身给恶犬所咬噬的牙印，有些部位还给咬了大片血肉出来，他仍然没有半分表情，只是静静接过阿铁冒死抢回来的狗饭，一口一口、慢慢的照吃如常……

然而就在当晚，那富户家中三头壮硕恶犬，赫然尽遭撕杀，由嘴至尾给撕开两边，肠穿肚烂，死状恐怖非常。

是谁有这样的力量，可以徒手撕杀三头恶犬呢？

二人整整在西湖流浪了十几日，终于，幸得一个叫“徐妈”的好心老寡妇，见他两个十四岁的少年实太可怜，于是也顾不得自身穷苦，毫不考虑便把他俩收养下来。

徐妈膝下并无儿女，向来只靠替大富人家缝补衣裳以为生。然而这点工作，仅堪养活好自己而已，如今收养了两名儿子，一时间人不敷支，惟有再替富户们多干点事，例如清洗衣裳等等粗活。

幸而阿黑与阿铁亦很懂事，主动帮徐妈清洗衣裳，减轻了她不少负担。于是这样，就在三母子齐心合力下，苦苦熬过三年。

徐妈由于日夜忙于缝补衣裳，而且年事渐高，一双眼睛愈来愈不行了；而阿铁与阿黑亦已有十七岁，终于，他俩找得一份为当地药铺采药的差事。

徐妈总算可以享点清福，不用再紧眯一双老眼日缝夜缝了。

生活虽仍清苦，但阿铁与阿黑为了徐妈，纵使二人采药

时弄到手损脚伤，还是不哼一声，不吐一名怨言。

这样又熬过了两年。

二人今年已经十九岁了，两兄弟均长成魁梧伟岸的青年，拥有着相同的面貌、五官，唯一不同的是——性格与气质。

阿铁与阿黑愈是长大，愈是相似，只有性格则大为迥异。阿铁愈大愈坚强如铁，较明人情世故，经常忍不住出手帮助村民，故甚得孩子们的喜爱。而阿黑……

他一天比一天沉默，一天比一天冷，一天比一天神秘。

虽是相同的两张脸，然而谁都无法想象，他俩居然会流露着天渊之别的气质。

江湖术士口中的所谓面相之学，在他兄弟俩的脸上根本毫不管用。

阿黑的冷面，令所有人都猜不透他心中想些什么，他会怒？会笑？

人们对不知的人或物，只会感到恐怖；于是，许多此处的人都极为害怕阿黑，俨如他是妖怪一样。

就像此刻，他仅是背着盛满今天所采草药的草篓步近，欢笑着的孩子们全都止住笑声，光睁着眼不知所措，有些更情不自禁连退数步。

阿铁也感受到孩子们的怯意，他忙道：

“怎么了？你们刚才不是笑得很开心的？”

孩子们并没理会他，小脸依旧“肆无忌惮”地写满惧意。有时候，惧意也是一种侮辱。

阿黑似乎也察觉孩子们不妥，因此他在行至距孩子十步之位时更自行止步，不再踏前，只对阿铁道：

“大哥，天晚了……”

是的！天晚了！若再不归家，苦候家中的娘亲可会担心他俩出事啊！